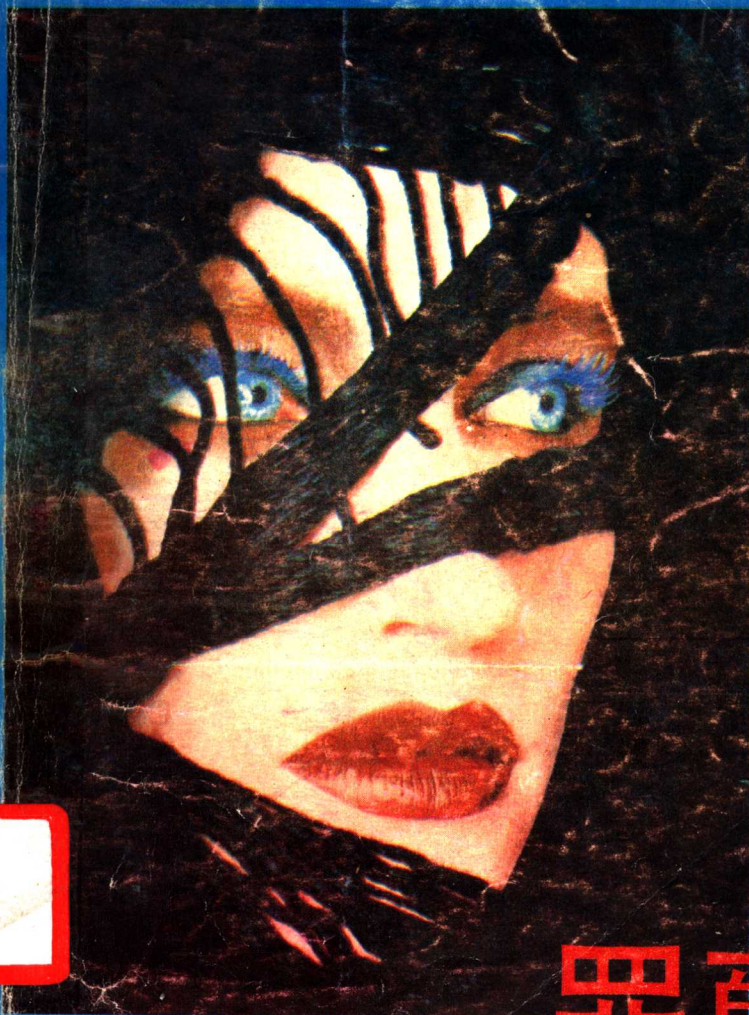


● MeiGuo Xiao Shuo Lawrence Sanders

● Lawrence Sanders

● 美国畅销小说作家劳伦斯·桑德斯新作



● 晓 鸣 译

中国新闻出版社

罪孽

目 次

1. “小娼妓”——露西的怪病	(1)
2. 偷情的黑肤女人	(9)
3. 金岸别墅：地下色情录相	(15)
4. 特蕾莎奇特的婚姻	(35)
5. 微型女人	(41)
6. 棕色的橄榄枝	(51)
7. 少年吸毒者	(53)
8. 政客与裸女	(67)
9. 关于性生活的调查	(73)
10. 罪恶的交易	(83)
11. 酒店里的瘸腿女郎	(87)
12. 虔诚的教徒	(97)
13. 追寻病毒	(103)
14. 危险的游戏	(114)
15. 买枪的银行家	(125)
16. 亚当与夏娃	(134)
17. 海边的诱惑	(137)
18. 老年之歌	(144)
19. 恐怖的回忆与故事	(150)
20. 恶棍与女人	(162)
21. 真情的畸恋	(166)
22. 隐秘	(178)
23. 笼罩的夜色	(188)
24. 耶稣与罪孽	(199)
25. “上帝饶恕我！”	(207)
26. 野宴狂欢的夏夜	(216)

27. 阴谋与女人	(227)
28. 飞出洞穴的蝙蝠	(235)
29. 童话之谜	(240)
30. 《少女蜜囊》	(248)
31. 海边暮色	(257)
32. 幻灭	(261)
33. 艺术与情欲	(268)
34. 阴谋家	(275)
35. 灰色磁带	(282)
36. 魔鬼情人	(297)
37. 老牌轿车	(303)
38. 深埋的往事	(307)
39. 温柔的避风港	(315)
40. 恐怖的黑影	(322)
41. 愚蠢的晚会	((332)
42. 游戏人生	(344)
43. 豺狼的教诲	(356)
44. 疯狂之夜	(365)
45. 最后的幽会	(377)
46. 被戏弄的男人	(381)
47. 隐秘之门的烛光	(390)
48. 黄色的泡沫	(399)
49. 蛇牙	(402)
50. 黑夜的报复	(404)
51. 罪孽	(422)
52. 毁灭	(429)

第 四 部

28 飞出洞穴的蝙蝠

十二月初老天象是动了怒，三天东北方向袭来的阵阵疾风骤雨不断敲击着瓦檐。海滩上寥无人迹。礁石南边又启用了小木筏上的天气预测站。这种气候下只有最着迷的冲浪者才敢与浪峰高达八英尺的海浪搏击。

但仅仅一夜之间又吹起了西南风，白云在碧南的天空中漂浮，好像是清洗过后晾晒在空中的衣衫。游泳和拾贝壳的人回到了海边。大家在雾蒙蒙暖烘烘的太阳下舒腰展臂。

转眼间乍暖还寒，佛罗里达天低云暗，从加勒比海刮来的一阵沾湿的热风。“你不喜欢这种天气？”有人问。“那么好，你等五分钟它就会变。”

确实如此。

爱德华·霍洛韦对天气毫不在意。老家伙们总是担心不会下雨，是否会出太阳，或者担心会不会转暖。但这关埃迪屁事。现在即使来场大风雪，他仍然可以兴高采烈，无所顾忌。他爱暴风雪，醒来盼，睡着了想：暴风雪太迷人了。

学校里他只是混着去，象其他人那样考试作弊。他的父母对自己的事焦头烂额，无暇对他申斥责骂这倒使他趁机松了口气。他又长高了一时，睾丸周围的阴毛也渐趋稠密，一切都顺心为意。

更为重要的是，天气好时他每晚都在凉亭与特蕾莎·恩普特幽会，同她尽兴地快活一场。对年轻的埃迪·霍洛韦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经历。正为了不起，他才谁也没告诉，只对韦恩·本丁说起过他们彼此间那些细枝末节。

“简直是一块肥肉，”埃迪说，一副时来运转的得意劲儿。

“有意思，”韦恩·本丁淡淡地说。

“还有，”埃迪兴致勃勃地说，“给起钱来她也很大方。我们抽了不少大麻烟，钱都是从老娘那儿搞来的。我给她说，我花二十元买二支烟，她眼睛都不眨就信了。”

“有意思，”韦恩又说。

“今天晚上如果天气还这样好，”埃迪接着说。“我还要在凉亭和她见面。我要给她使劲吹吹那条船。一千块。她肯定付得起。我想她会出的。我是说她就象挂在我的裤带上一样，随我怎么摆弄都成，今晚我就把一切连锅端出。她肯定要出钱。”

“有意思，”韦恩·本丁第三次说。

当晚没下雨，但凉亭的地上还透着潮气。埃迪在地上铺开一床干净的毡毯坐下来耐心等着。他对这次幽会已作了精心安排。对付那种小木瓜脑袋，他觉得易如反掌。

特蕾莎象一个着急的幽灵一样掠过草坪。白褶裙飒飒地飘在身后。埃迪本想和她慢慢来。可她用发烫的双手捧住他的脸。这时他再也忍耐不住，呻吟着一下子就搂住了她。特蕾莎咯咯地笑个不停，让他搂在怀中，搂着又扭动起来。她的那种扭动方式简直要他的命。她懂得太多，此刻正压低声音笑。

晚风有些儿扎人，这倒更使人心旌摇荡。他们好象是躺

在小车后座或站在电话亭里干这惊险勾当。邪恶、负罪、危险、但美妙至极。

她一松手，他就滚到一旁，大口喘着粗气，仿佛四分钟就跑了一英里路。他舌头尖嘴唇上还有她的气味，有点象是果汁味。透过凉亭的顶篷，他一边望着流云，一边温习他已在心里重复过多次的话。他考虑了一会儿才想起该怎么说。

“我带大麻来了，”他沙哑着喉咙说，“只有一只。我们一起抽，啊？”

他们慢慢地轮流抽着那支烟，埃迪觉得好象整个身体就要融化了似的。他猜测她的感觉可能也差不多。他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真希望我们能经常在一起，”他喃喃地道，“但我又不想老是这样溜到这儿来幽会。”

“我懂，埃迪。我也这样想。”

“不只是作爱。”他满腔诚意地说。“我不指那个。我只想与你单独在一起，就我们俩。”

“你真好，埃迪。”

“你不晕船吧？不，我是指你喜不喜欢船？”

她转着头来看看他。“不，我不晕船，也喜欢船，怎么？”

“我在想，”他诚恳地说。“要是我有一条船，我们单独待在一起就太好了。”

“什么样的船呢，埃迪？”她问，一边从他手上接过烟卷。

“不是大船，我想的是只游艇。很小巧。你都可以把它拉上岸，然后栓在一棵棕树上。能载四人，但载两人的最好。天一晴我们就出去，漂它一圈。你这样漂过吗？”

“没有，从来没有。没在游艇上漂过。”

“太美了，在大海上漂流，就我们俩。就象飞出洞穴的蝙蝠，再妙不过了。”

“那不会出事吧，埃迪？”

“嗯……”他老练地说，“那么最好是只双体船，双身的，不会翻。中间有个帆布船板，这种船太绝了。”

“噢，听起来满不错，”她不经意地说道。“这种船多少钱一只呢，宝贝儿？”

“啊，”他说。“那要看有多长了，当然还看是不是新的。新船很贵。我的朋友有一只十四英尺长的哈比猫号，好用极了。要稍微修修，漆一下，帆是好的。主要他是想卖了买条大的。”

“他要卖多少，埃迪？”

“他要价一千，如果给现金他愿意降价一百块。哎，说这些有什么用？我可没那么多钱。”

她没开腔，吸了一口烟，把燃着的烟蒂丢在一旁。

“我这是在白日做梦，”埃迪·霍洛韦说。“我到哪儿去搞那笔钱？但我一直惦记着买下那只船，在海上漫游。我可以带上你，明白吗？我们将单独在一起，远离所有人，没人来打扰我们。”

“你会驾船吗，埃迪？”

“当然，我专门学过。我能驾独桅船。但说这些有什么用？”

她侧过身来，向他一笑，拍拍他的脸，说：“不要灰心，埃迪，也许会有办法的。”

“真的？”他迫切地说。“什么办法？”

“我不知道，”她含糊地说，“让我想想。”

“太棒了，”他说，“那就太棒了。就你我俩，远离大家。”
她开始抚摸他，观察着他的表情。

“啊，天！”她说，“这是什么？是送给我的东西吗？埃迪？”

“是的，”他咕哝道，“是送给你的。”

这种时候，她总要他静静地躺着。麻醉的效力已过去，但他仍觉得倦怠，只好闭上双眼。

自从埃迪与特蕾莎开始幽会以来，韦恩一直远远地躲在一丛木树林中悄悄偷看。树林中还有股桂花般的糖浆味。他听不见他们的谈话。但他们哧哧的笑声和作乐声响却清清楚楚。

这种偷听对韦恩·本丁来讲是很痛苦的。他说不出为什么身不由己地非得跑到别人的幽会场所来。蹲伏在潮湿刺鼻的地方他心慌意乱，有时想笑有时又想哭。

他眼前这对抱在一起的情侣正是他建议促成的。是他怂恿埃迪·霍洛韦与特蕾莎勾搭上的。这使他很伤心。现在他们搞上了，他又恨不得让他们了结、完蛋、砸锅。

他似乎觉得他们那种亲昵劲儿是对他的嘲弄。他与埃迪的友情因此贬值。

他们不是故意整治他，他知道。他们没说：“来，操他韦恩·本丁那个家伙。”他们并非故意这么干，但效果一样。

他从前以为，他与埃迪之间的友情非同一般。他曾与埃迪作欢，也让埃迪向他施爱。他们之间存有一种甜蜜的相互屈从，这更是证实了他的感觉并非子虚乌有。

但现在他的老朋友却在对一个老娘做那种野性的隐秘事体，而且事后会对他大吹大擂一通，一点也不顾忌他的话将使韦恩·本丁痛苦。

韦恩·本丁还是头一次那样与人真心诚意地亲近，坦露自己的胸怀和感情，说真话办真事，毫不隐瞒。他曾力图忠实于自己，献出自己，而这就是报应。

韦恩·本丁躺在一旁发颤。他觉得世界好象在崩溃。他痛苦至极，欲哭无声。

他真想一死了事，离开这痛苦的人生。

29 童话之谜

可奥多·莱文博士承认，露西的病症占有他很多时间。为了解开这个小姑娘的反常行为之谜，他不知花了多少时间来听录音磁带，读有关文献，或者坐在家里的阳台上望着夜空出神。

这类病例他以前极易解释：要么属于去雄之心理变态，要么属于阴茎嫉妒。可现在两种说法都讲不通。他又回到心灵创伤的可能性上来：她的反常行为会不会由某个事件或某些事件引起的呢？

“露西，”他哄着她说，“你记不记得小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件事给你印象很深，使你永远忘不了这件事？”

“你是说，”她问，“比如去迪斯尼乐园？”

他觉得她又在和他兜圈子。

“不是，”他说。“不完全是。我是说你个人的事。那件事很重要，你谁也没说过。很多年来它一直是你的小秘密。”

她一本正经地望着他，头歪在一边，似乎在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没有，特德医生，”她说。“我不记得有过那种事。”

她在白色T恤衫外还围了一根粗布围裙，淡黄色的头发扎成两条长辫，系了蓝色丝带。她喜气洋洋，浑身透出稚气。

“露西，”他说，“你说你最好的朋友是……？”

“格罗丽亚，”她说。“格罗丽亚·霍洛韦。她是我们的邻居。”

“她比你大？”

“只大一岁。”

“男孩呢，露西？有你特别喜欢的男孩吗？”

她想了想。

“海滩上有些男孩还行。弗雷聚·迪克森。他还不错。他对人不粗鲁。还有本·汉密尔顿，他总爱逗我。我们有时一块儿玩，比如游泳或瞎闹一阵。”

“但没有你特别喜欢的吗？”

“没有。我们总是一伙人一起玩。我从没与人约会过，你是指这个吧？格罗丽亚干过。我没有。”

“有你最喜欢的老师吗？”

“卡彭特小姐。她是我的家庭教师，她的眼睛漂亮极了。她从不骂我们。她好漂亮，大家都喜欢她。一次她做了些牛奶软糖发给我们小孩子。很好吃，比卖的好。”

他闪动两眼盯住她。“露西，你最爱谁？”

“我爸，”她脱口而出，“还有我妈，我兄弟。”

“比起你妈妈你更爱你爸爸吧？”

“为什么这样说呢，特德医生？”

“因为你先提到他。”

“我都爱。”她说。

“你也想让他们欢心?”

“噢，天哪！那还用说。”

“那你为啥不做他们要你做的事呢？为什么还要他们让你坐到客人腿上去摸摸搞搞呢？”

“因为这没有叫客人为难，”她有些不高兴地说。

“你怎么知道？”

“我看得出。”

“你是让他们为难并不重要，露西。重要的是你父母不要你那样做，那使他们不高兴。”

“我不管，”她说，一下子绷紧了脸。

“你还要继续那样做？”

她不回答，好一会儿他们默默地坐着，看着对方。最后露西慢慢垂下眼睛，长长的睫毛锁住她的两颊。

“我愿意不那么干，”她声音颤抖，低得几乎听不见。

“你愿意，”他柔声地问，“但做不到？”

“嗯，”她拖着长腔答道。

“那是什么原因呢，露西？你想做却做不到？”

“我不知道。”

“想一想。”

“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迫使我那样做。”

莱文觉得他的答案近在咫尺，迷团也许很快就要水落石出。

“什么东西在迫使你这样去做？”

“不知道。”

“是一个声音在驱使你？”

“不是。”

“是一种感觉吗？它让你非得那样去做？”

“好象是。”

“它使你感到很舒服？”

“有点儿。但那些男人也喜欢，我知道他们也一样。”

“但那并不是你愿意那样做的原因，对吧，露西？主要是你觉得很舒服。”

“我想是的，”她叹了口气。“但那种感觉是混在一起的。”

她说得很对，莱文博士沉思着。不仅她的所有动机，冲动、愿望，而且整个行为都是多种因素掺和的结果。他已绝望多次，不能解开人类的奥秘。

其中一个问题就是阐释的困难性。要描述心理的细微之处语言就不那么敏锐精练了。已有的词汇就象含混的标签一样，什么也区分不了。

还有一个困难涉及到心理治疗法的根基。有谁能用常理来解释清楚背理现象呢？观察、分析、推理这类理性系统有助于理解和解释非理性的现象吗？难道只有疯子才能解释疯子？

如果他信那种鬼话，真应另做一门营生了。

他抱着凸起的肚皮坐在转椅上透过厚厚的镜片望着露西，并竭力做出一副同情的神态。

“露西，”他说，“当你感到想要坐在别人腿上，吻他，或者在他两腿间抚摸时——嗯，我希望你告诉我那是一种什么感觉。我真的想知道。比如吧，如果你不认识我，‘如果我’是个陌生人，但你爸爸邀我到你家，如果我坐在客厅里，你进来看见我坐在那儿，你爸爸把我们作了介绍。那么——”

“你要我象讲故事那样说说吗？”她打岔道。

“对，象讲故事那样，”他点头说道。“你现在告诉我你将会有什么感觉，会做些什么？”

她深深吸了口气。“嗯，如果我喜欢你，如果我因为你很好，你的胡子毛平平的很好玩而喜欢你的话，那么我就会爱你，也想要你爱我。这时我就有一种感觉，我不知道是什么，但这是一种奇妙的感觉。暖暖的。这样，我先会拉住你的手。是的，我会那样。如果你不把手抽回去，我就会紧紧地捏你的手，看看你喜欢不喜欢。随后电话铃响了，爸爸得出去接电话。这时就剩下我们俩。他走了就好了，因为他肯定认为我正在和你捣蛋，但我知道你不那样想，因为你叫我‘宝贝’‘乖乖’，你还摸我的头发。我大概就做这些。”

莱文紧紧地盯着她，全神贯注，孩子为自己的想象激动不已。她把椅子向前挪了挪，靠向他。两只手死命地抓在一起。脸颊发红，两眼生辉。接着便滔滔不绝地讲了下去……

“对，你就会说‘宝贝’、‘乖乖’，就这样。我会说，‘我不在乎，我不怕。’你会说‘你肯定这儿只有我们俩吧？’接着我就坐上你的腿上或站在你双腿之间，你满脸通红，哧哧地笑。我还会发出怪叫声。后来……后来……”

莱文见她大口喘气，嘴唇间全是白沫，额上汗津津的一片，浑身僵直。他的目光似乎透进了她的体内。她僵硬地坐在那儿，一动不动。

“接着呢？”他催促道。

她突然松了劲，手也放开了。她吸了口气，挪了挪椅子，双脚在上面悠闲地摆动。她轻轻地拉她的一只小辫。

“接下来呢？”莱文又问。

“啊，”她古怪地一笑说道，“接下来也许爸爸就回来了，

我们假装一直在说话。”

“我懂了，”他说，但其实没有懂，没全懂。“你总是有那种感觉吗？露西？那么你坐在客人腿上或抚摸他们时你在想什么呢？”

“想什么呢？也许什么也没想，”她狡黠地说。“你说了的这只是一个故事。格罗丽亚和我总编故事。你喜欢我编的这个故事吗，特德医生？”

“是个了不起的故事”他说。

“卡彭特小姐说我很有想象力，在学校有时我们还把故事写出来，卡彭特小姐说她最喜欢我的故事。”

“我相信。露西，在你的故事中，我们俩都说了话。我叫你‘宝贝’、‘乖乖’，还说‘你肯定这儿只有我们俩吧？’你说，‘我不在乎，我不怕’。后来你又说‘快点，快点。’这都是编的吗，露西？”

“我想是的，”她皱着眉头说。“但也许是从电视上听来的。你知道有的话一下就记住了，后来又忘了是从哪儿听来的。”

“对，”莱文说，“是这样。露西，在你的故事中你爸爸回到了客厅，我们装得没事儿似的。你觉得他相信什么事也没发生吗？”

她想了想，“是的，他没有显得怀疑什么又象是很相信我们似的。”

她打开了一个小塑料盒拿出一面小镜子左右照了起来。她那种动作与她母亲如出一辙。莱文觉得好笑。

露西捋了捋她的头发，把辫子理到了正面，然后放回镜子，啪地一声关上塑料盒。然后她架着腿，笑嘻嘻地看着他。

“你想再听个故事吗？特德医生。”

“好的，很想听。”

“姆……”她用一种神秘的腔调讲道，“有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象电影明星一样英俊。他是个医生。他不是象你一样的神经科医生，他是个牧师一样的医生。他总帮助人。比如，有人没吃的啦，他就给他吃的。他还去看病人，给他们带去鲜花，糖果和书籍。你明白吗？”

“他是个好人。”

“对，他帮的每个人。他把一切都给了人，因此很穷。但他不在乎，因为他全想着怎样帮助人。他太穷了只有住地下室，象地窖一样的房子，他帮助那儿所有的人，他买不起房子。有一天，他上街时看见一起悲惨的车祸。有辆小车撞倒一个小女孩，她满身是血，这个医生把她拖进自己的地窖里去治疗。”

“他没把她送医院？”

“没有，因为他的住处更近些，如果他在那儿等辆救护车或什么事，小姑娘就会死去。他没有汽车，太穷了，只好把她拖回自己的地窖里去。他关上铁门然后就剩他们俩了。他给她洗了个澡，换上干净衣服，真正好的衣服，给她吃药。她病得很厉害，但他关心她照顾她，小姑娘很快就好了。”

“这个人有太太吗？”莱文问道。

“没有，他穷得娶不起太太，因此很孤独。但是，天哪，你总不能成天去帮助别人吧？小姑娘病好了，她为他打扫地窖，做香喷喷的饭菜。他说她现在病已经好了，可以回家了，其实他并不愿她走，他已经爱上她，她太漂亮了，小姑娘说她也爱上了他，不愿意离开地窖。她想永远和他住在一起。他

说：“真对不起，我太穷了，没有钱娶你做太太。”后来，你猜猜怎样？”

“怎样了？”莱文问道。

露西高兴地笑了起来。“原来这个漂亮的小女孩是外国的公主。她爸爸的钱多得不知怎么花才好。这样他们结婚了，相亲相爱。他们把地窖搞得新崭崭的，姑娘帮助他为人们做好事。”

她讲完了，期待地望着他。

“这个故事太动人了！”他说。

“噢，姆……”她谦虚地说。“……你知道，我不过是瞎编的。你还想听一个吗？特德医生？”

“还想，”他说，看了一眼桌上的座钟。“不过时间快到了。下次见面时再给我讲几个好吗？”

“好的，”她说。“我喜欢讲故事。”

露西走后，他斜起身子坐在书桌旁，慢慢抽着雪茄。他很满意刚才那席谈话，觉得正在取得进展。

莱文想，在她讲的第二个故事中，他——西奥多·莱文博士——就是那个乐于助人的牧师兼医生。而露西就是他使之恢复健康、并在地窖里与之发生性关系的美丽的姑娘。这个编造出来的故事是一种经过掩饰的乞求，几乎是一种引诱。

但她给他讲了第二个故事，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转移他对第一个故事的注意。她想给他一个错觉，让他以为她想象力强，善于讲故事并且酷爱编造人物和情节。

但他觉得她的第一个故事则大不相同。那些细节太逼真了，对话也很象成年人的，简直让人觉得如临其境，因此不可能出自她的想象。那些细节详情一定出自她的记忆。

然而由于暴露了某种她认为是不可告人的抑或邪恶的隐秘她就制造出一通云山雾嶂，而且还急急忙忙地暗示她的故事不过是肤浅的男女之情。

如果谁要说在情感或精神方面患有毛病的人笨头笨脑，那可就大错特错了，一般说来事实正好相反。

这种异常的聪明可能是由行为上的某种干扰造成的，即使象露西这样的小姑娘也是如此。她的狡黠由于心理的反常活动更显敏锐。为了掩藏罪恶她用诡计筑起了一堵墙。医生的职责就是要推倒这堵墙。

30 《少女蜜囊》

威廉·霍洛韦的太太坚决要和他一起来。这可算是他又一次失败。他肯定格雷丝·本丁和特蕾莎·恩普特都不清楚他们的丈夫在干些什么。即使清楚，她们未必会感兴趣。

但简却熟悉恩普特——本丁——霍洛韦企业有限公司的各门计划。她又是提问、又是讨论金融细节，甚至还开车去了一趟布罗华。她知道在那儿的一块荒凉贫脊的土地上有个工厂就要竣工。

因此当卢瑟·恩普特召开股分人和地下黑社会的大老板的代表的晚间会议时，简执意要参加。象往常一样，她一坚持丈夫就同意了。

这次会议要看一盘叫做《少女蜜囊》的二十分钟长的黄色录像，这是罗科·桑坦杰诺和吉米·斯通提供的。录像带由恩普特的私人设备制作，是在为新厂的批量生产解决一些技术问题。